

G 国外社会科学

GUOWAI SHEHUI KEXUE

Z 著作提要

HUZUOTI YAO

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社会科学

著作提要

一九七九年第二辑 目录

哲学 社会科学

- (西德)H·季特采:《哲学和科学》……………(1)
- (法)Θ·Γ·斯列德泽夫斯基:《哲学和人文科学
(实证主义、人道主义和哲学)》……………(3)
- (西德)H·科林伯格等主编:《哲学在现在的必要性》……………(4)
- (美)P·斯特恩:《马克思对哲学的批判》……………(9)
- (苏)B·П·阿库洛夫:《哲学、哲学对象、结构以及
哲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10)
- (东德)E·哈恩:《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问题》……………(13)
- (东德)O·芬格尔:《西德伪造列宁思想的倾向》……………(15)
- (几内亚)塞古·杜尔:《论阶级斗争》……………(16)
- (南)N·波波维奇等:《社会阶层与社会意识》……………(18)
- (罗)T·卢普舍等:《社会主义矛盾的本质和特点》……………(21)
- (苏)Γ·M·施特拉克斯:《社会矛盾》……………(24)
- (保)H·特林达菲洛夫:《辩证矛盾的系统 and 结构》……………(29)
- (苏)B·И·苏哈诺夫:《对象矛盾及其结构和
作用机制》……………(33)
- (苏)B·申卡鲁克:《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36)
- (日)早稻田大学外国唯物论研究小组:
《西德的反映论争论》……………(40)

- (西德)K·拜尔茨等:《“批判理性的”神话》……………(43)
- (美)J·基克斯:《对波培尔的透视》……………(49)
- (英)B·卡尔:《波培尔的“第三个世界”》……………(50)
- (苏)Д·И·瓦连捷伊:《关于人口的知识体系》……………(52)
- (美)L·R·布朗等:《人口问题的二十二个方面》……………(55)
- (苏)Д·瓦连捷等:《人口问题研究》……………(62)
- (捷)D·安萨里:《印度人口问题的若干方面》……………(66)
- (美)D·J·施奈德:《社会心理学》……………(68)
- (西德)M·博恩瓦塞尔等:《社会心理学导论》……………(71)
- (美)S·斯特莱克尔:《两种社会心理学中的变化:
向理解相互联系的方向发展》……………(74)
- (美)J·S·哈乌斯:《社会心理学的三种面貌》……………(76)
- (苏)Г·B·奥西波夫等:《苏联社会心理学的状况、
问题和发展前景》……………(78)
- (保)M·德拉网诺夫:《社会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84)

未来学、科学学

- (美)R·班迪主编:《未来的模式:二十一世纪及以后》……………(86)
- (美)W·D·麦克尔罗伊:《全球时代:基础研究
与应用研究的作用》……………(89)
- (美)J·H·道格拉斯:《弗兰克·普雷斯——
卡特的科学顾问》……………(91)
- (美)P·M·博菲:《弗兰克·普雷斯——等待已久
的候选人,将成为科学顾问》……………(93)
- (美)J·基斯佳科夫斯基:《白宫的一名科学家(艾森豪威尔
总统的科学技术特别助理的私人日记)》……………(95)
- (美)R·米尔顿:《科学家们的两重性》……………(100)
- (苏)H·B·莫特罗施洛娃:《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科学和科学家(哲学社会学研究)》……………(102)

经 济 学

- (美)艾伦·S·惠廷等:《中国的未来:毛以后的外交
政策 and 经济发展》……………(105)
- (南)J·西罗特科维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下的价格》……………(109)
- (苏)M·C·阿特拉斯等:《提高生产效率的价值杠杆》……………(112)
- (法)J·马尼亚达:《工资水平和资本主义剥削》……………(115)
- (苏)B·И·奥利金——涅斯捷罗夫:《在社会生产管理
中有意识地运用经济规律的形式和方法》……………(117)
- (苏)P·阿科波夫:《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120)
- (罗)E·尼古拉乌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变化及其
社会影响》……………(122)
- (苏)C·A·海因曼:《科学技术革命的今天与明天》……………(127)
- (苏)И·A·卢希克:《科学技术革命与生产社会化》……………(130)
- (美)M·佩克、(日)田村:《日本的科学技术的发展》……………(134)
- (美)N·格雷泽:《日本经济增长中的社会、文化因素》……………(137)
- (苏)A·A·普罗霍热夫:《日本的经济管理组织
和国家管理组织》……………(142)
- (美)R·凯弗斯、(日)植草益:《日本工业的经济组织》……………(144)
- (日)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二〇〇〇年的日本
社会经济结构》……………(146)
- (美)H·帕特里克等:《日本经济的前景》……………(148)
- (日)安部一成:《日本经济的前景和改革方针》……………(150)
- (日)矢野正也:《三年、五年、十年后的日本经济》……………(152)
- (日)尾崎英治:《日本的经济政策》……………(155)
- (法)E·捷沃埃德列等:《论新国际经济秩序》……………(157)
- (加拿大)T·K·沃利:《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农业》……………(163)
- (日)渡边利夫:《开发经济学研究——
出口与国民经济的形成》……………(165)

- (西班牙)E·R·加西亚:《卡特时代(跨国组织,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169)
- (美)I·瓦尔特编:《国际环境经济学领域的研究》……………(171)
- (苏)T·C·哈哈图罗夫:《生态学的经济问题》……………(176)

史 学

- (南)B·渥科维奇:《某些非洲国家的人民运动》……………(180)
- (美)S·古德:《预言家和革命者(当代近东的阿拉伯社会主义)》……………(181)
- (苏)M·И·米哈伊洛夫:《第一国际中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184)
- (苏)B·Г·列甫年科夫:《巴黎公社(1792—1794年)》……………(187)
- (苏)A·И·沃洛金:《乌托邦与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189)
- (美)P·帕列特:《克劳塞维茨和国家》……………(192)
- (苏)E·A·维谢尔金:《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危机》……………(195)
- (保)A·托多洛娃:《历史方法论的若干问题》……………(199)

文 学 理 论

- (美)J·克林科维茨:《论现代美国散文》……………(202)
- (美)J·D·贝拉米:《美国小说的变化》……………(204)
- (美)W·皮登:《美国短篇小说,连续性和变化(1940—1975年)》……………(208)
- (美)N·鲁迪奇等:《批判的武器》……………(212)
- (南)Д·乌切诺夫等编:《斯维托扎尔·马尔科维奇和塞尔维亚文学》……………(215)

语 言 学

- (美)I·慕勒:《心理语言学概论》……………(218)

- (美)J·F·凯斯:《心理语言学导论》……………(222)
- (苏)Ю·Д·捷舍里耶夫等:《科学技术革命和世界
各国语言的应用》……………(225)
- (苏)Г·В·斯捷潘诺夫:《罗曼语国家语言状况及
环境的类型》……………(230)
- (苏)П·И·普奇科夫:《大洋洲诸国的语言形势与
民族语言问题》……………(233)
- (英)牛津大学编:《埃塞俄比亚的语言》……………(235)

哲学、社会学

(西德)X·季特采:

《哲学和科学》

(麦生赫姆((格蓝河)),《自然哲学》杂志,

1977年第16卷第3期)

作者指出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原则区别,对比了哲学和科学的任务、目的和方法,以此阐明哲学和科学的共同点和两者相互补充的领域。

作者认为客观性(以经验为基础)、理性以及分成各个独立学科是科学知识的特征。哲学和科学有一些共同点。例如,对哲学思维提出的要求,也如同对科学思维提出的要求一样,就是不矛盾性,其结果也应当同人的经验相符合,使得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立场相接近。按照作者的意见、使得两者立场接近的另一个因素是科学假设的提出,科学假设也包括哲学思维。本质差别在于:哲学体系同反驳或证实的要求根本没有联系。

科学的理性把科学和哲学分离开来,哲学既可以有理性的方法论和问题,也可以有非理性的方法论和问题。在假设体系中的哲学成分,在制定逻辑改造规则时,利用直觉逻辑、真理性标准的直观性质——所有这些消除着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之间明显的界限。在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对象中直观的作用特别大,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对象,例如,人的感受或人的评价判断超出理性的领域。

把科学分成各个单独学科就可揭示哲学在作为元科学的知识体系中的作用,在这里,哲学成为“科学之上的桥梁”。哲学的联合职能是由哲学揭示科学中的基本概念和逻辑方法这点决定的。哲学保证各个科学学科的基础(例如,制定“生命”的概念,这个

概念不可能完全由一门生物学的手段来制定),也保证作为整体的科学的基础。哲学和科学相互丰富,相互扩大对象的范围和提供方法论基础。按照作者的意见,在这里,各个科学学科的经验是第一性的,科学的成果可以由哲学来评价,但是,不受哲学的反驳。

在对比“世界图景”和“世界观”的概念时,科学和哲学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最明显地表现出来。作者认为,世界图景的创造是科学的最一般任务,而世界观的制定是哲学的最一般任务。世界图景(例如,托勒密、哥白尼)是经验材料结构的总和。世界图景是从各个科学学科的材料中得出的,虽然它以哲学思维为前提,但世界图景主要具有客观性。世界图景对于大量新情报的出现应该始终是开放的,它包括自然的进化和人类历史,它本身就处在历史变化的过程中。

按照作者的意见,世界观带有更多主观性,世界观不仅在整理经验材料时,而且在同直接现实发生关系的最初阶段,评价这些材料时,都要求想像和直观(存在主义的“开放性”)。例如,按照作者的意见,世界观的概念,包括人的活动本身,因为世界观包含有对生活的评价和关于生活意义的观念。

作者认为,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哲学方法的“循环”性质:如果说科学思维直接来自经验材料或具有经验根据的公理的话,那么,任何一种哲学思维却始终存在于思维本身的范围内。哲学和科学的另一个区别是“直观性”,“直观性”提供科学以深入整体的本质和直接观察的方法。作者认为,科学方法论和哲学方法论的界限正在消失,因为整体的直觉形象也是科学所固有的。

K·H·马马耶夫

(苏联《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科学学类)》,

1978年第1期。肖洪译。培新校)

(法)E·G·斯列德泽夫斯基：

《哲学和人文科学(实证主义、 人道主义和哲学)》

(巴黎,《思想》杂志,1977年第191期)

这篇文章专门论述哲学在科学发展、社会斗争和社会关系认识的一般过程中的状况、地位和对象问题。作者的任务是表明哲学在人文科学体系中占有的地位,哲学同历史现实和人的实践的联系。试图解决主观和客观这两种对立的认识人的方式的相互关系问题,把对人的哲学理解和对人的科学研究割裂开来,“就不可能详尽地理解主体”,即不可能从主体中得出严格的认识客体。在这里,总是留下一一种脱离知识的“人的本质”。试图把这种本质“全面简化”为哲学方面或科学方面,就会走到死胡同去,就会把解释和理解哲学人道主义和学者的诡辩对立起来。作者不把人文科学同哲学绝对地对立起来,从而得出结论:不能把哲学看成是人文科学的反面,不能把人道主义看成是“客观的东西的背面”。而人文科学是把人的实在当作某种客体来研究,哲学起着“问题的体现者”的作用,哲学力图充分而复杂地认识这种实在。人文科学用调查的事实和准确性来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科学迫使哲学认识自己,把哲学从可以说明一切的狂妄的说法中解放出来。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使得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在过分枯燥的实践中,振奋精神”。这里指的并不是把人文科学体系同哲学体系对立起来,而指的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共同东西——客体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变化。这也就构成两者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明显表现出历史和社会实践的联系。

哲学发展和人文科学是在经常确立自己独立存在的基础上发展的。把哲学和人文科学结合起来的東西,是它们对历史的一切

“动因”作出反应。“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实际共同性是由理性和历史的特殊说法所证明的”。无论是哲学和人文科学都是在人的流动（作为历史的动力）中来理解人。“而唯心主义忽视人的实际解放，把理性只看作理智的游戏，历史运动的本身要求承认作为人的理性和解放的实际统一的人道主义”。

T.A.萨哈罗娃

（苏联《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哲学和社会学类）》，

1978年第3期。肖洪摘译，培新校）

（西德）H.科林伯格等主编：

《哲学在现在的必要性》

（维也纳—慕尼黑，奥尔登堡出版社，1976年，共312页）

这本论文集共有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一些关于一般哲学问题的论文。

在哈恩里赫·罗姆巴赫（1923年生）的《哲学的现代性。关于结构本体论问题的想法》一文中指出，哲学作为对现实的解释，像科学一样，是同现存的东西相对立的，它企图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理解现存的东西。对哲学的否定，并不能使我们摆脱对现实的某种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否定也是一种哲学。哲学是在同日常的意见（包括关于哲学本身的意见）的斗争中构成的。人们研究哲学，并不是出于天性，而是由于自觉意图的结果。因此，哲学是一种特殊的、独立的意识形式。

哲学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代，而时代决定着社会（包括思维）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基本秩序”。于是便产生一个基本问题：时代怎样影响哲学和哲学怎样影响时代。“因此，这里谈的是……哲学在某个时代所起的作用”（第10页）。解决这些问题，就意味着说明什么是哲学的现实性或“现代性”。

为了证明哲学的“现代性”在不同时代的差别，作者分析了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

对中世纪来说，“基本秩序”首先就是上帝的秩序。现实分为两个领域：精神领域和感性领域，而且后者并不包含有精神领域中所没有的特质。作为精神知识的哲学首先就是直观，在直观中把现实作为整体来认识。虽然哲学是真理知识，但还存在这样一个精神活动领域，如神学，它的目标是实现精神的本质。因此，哲学好像处在感性领域和精神领域的交接点上。哲学的这种边缘状态就是哲学思维基本观点的各种变体的前提。

在近代哲学中，情况则完全不同。近代哲学感到兴趣的不是超感觉的领域，而是认识 and 思维的前提和条件。在这里，“基本秩序”已经不是“上帝”（作为上帝、世界和人的整体），而是“自然”（作为自然和精神的整体）。伽俐略、笛卡儿、刻卜勒等首先是从事科学认识方法论的研究。笛卡儿的解析几何成为科学思维的模式。上帝的秩序为“自然的系统”所代替，这个系统是以自己的规律的普遍性和普遍的因果关系为特点的。自然科学成了一般科学的同义语。哲学开始同各门科学的总体相等同，因为这些科学把自己理解为一定的统一体。哲学成为科学的哲学，而科学成为哲学的科学。这样，就产生了科学的“哲理”，它就叫做唯理论，同时也产生了哲学的科学性思想，它就叫做实证主义。“唯理论和实证主义就是近代世界中哲学解释方法的两个方面，这个世界把自己理解为自然，理解为‘系统’”（第15页）。

对于现代来说，很难明确地确定它的“基本秩序”。这是因为现代还处在形成的阶段。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划分出它所特有的一些发展趋势。一个基本的趋势首先就是：“‘系统’的秩序变为结构的秩序”（第17页）。这种由系统向结构的转化不仅涉及某些因素，而且涉及这些因素的系统化本身。“系统是以稳定性和决定论为特征，而结构则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第17页）。结构的实质在于结构的不断自我创造，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变化。在研究事物时，今天我们要问的不是它们的本质或系统，而是它们的结构。适应、

符合是沟通思想的基本形式，因为结构化的过程是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基本特征。只有考虑到这种情况，才能说明人和社会的真正的相互关系，才能说明人类的统一问题。

在现代条件下，哲学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哲学首先必须分析结构关系，考虑到社会结构的发展趋势和人的自我构成的过程。哲学要在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背景下揭示人的基本的生命攸关的特征，从而促进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

约瑟夫·苗德勒在《哲学是反人道主义吗？》一文中指出，现代哲学的危机是人的不断加深的危机的表现。哲学的危机不在于哲学家们不知道什么是哲学。过去经常有一些学者反对哲学，而把自己的认识方法绝对化，正如有一些神学家只相信自己的学说一样。这两类人都发展了一种符合他们的看法的伪哲学或通俗哲学。同时，科学实证主义者和宗教启示实证主义者越是批判地对待哲学，他们的天真性就越显著。但是，哲学的危机并不在这里。哲学的危机在于，“在现代哲学的范围内，人完全被否定了”（第26页）。尽管人们关于人谈得很多，但是人却在现代哲学中消失了。这是由于技术统治论的统治、结构思维的运用所致，对于结构思维来说，人的自由问题是不存在的。技术统治论者是作为逻辑学家、分析学家、结构主义者来研究哲学的，这就导致哲学的逻辑化和哲学的所有有内容的人本主义问题的消失。而这是同哲学的真正使命相矛盾的，因为哲学“作为对实有的存在的解释，是人的活动，它要经常注意到人；否则，它就毫无价值”（第26页）。

作者以米舍尔·福科和路易·阿尔都塞的观点为例来说明现代哲学的反人道主义性质。按照他们的结构主义的解释，现代人文科学实质上不是研究人，而是研究发挥职能的系统、结构和形式。

在现代哲学中存在着各种反主观主义的派别，从分析哲学到结构主义。只考虑自己而不愿考虑思维着的人的这种思维，会有什么可能性呢？“任何把人用括号括起来或者对他作技术性的解释的企图，都会导致本质论的逻辑主义，这种逻辑主义要是提出关于自己的真实前提的问题，那它就必须克服自己”（第40页）。

在里哈德·舍弗列尔的文章中讨论了先验的反思和历史的反思的关系问题。先验的反思说明我们经验的对象“构成的内部条件”（第43页），历史的反思说明认识的可能性取决于时代的条件。虽然这两种反思具有一些共同特点（说明我们经验的条件），但是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先验的反思是说明一般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历史的反思则不是说明认识的普遍特征，而是说明某个时代的由历史决定的特点。把先验的反思绝对化，会导致教条主义，而把历史的反思绝对化，则会导致相对主义。

人们常常认为人的使命在于创造。但是，汉斯·彼得·巴利迈尔（1945年生）在《生产性和感受性》一文中指出，人不单纯是生产的生物，而且也是感受的生物。作者引用一些历史事例来说明在解决生产性和感受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有各种不同的哲学观点。例如，马克思继德国唯心主义之后强调人身上首先有创造性的、生产性的因素；在现代哲学和社会学中，人往往被看作是消极地感受的生物。

论文集的第二部分论述历史哲学问题。

在维尔涅尔·马克斯的《哲学的需要。历史的反思》一文中，分析了黑格尔对哲学的理解。在黑格尔看来，“冲突是对哲学产生需要的真正根源”（第102页）。

约翰·卡尔·马德在《作为批判的哲学》一文中分析了布鲁诺·鲍威尔对哲学的解释。在鲍威尔看来，哲学是“纯批判”的领域。

乌利里赫·霍梅欧在《存在与含义。勃隆德尔对于现代哲学问题的意义》一文中指出，对所谓实践哲学的兴趣已经提高了。在他看来，M·勃隆德尔所创立的意志现象学可以作为现代实践哲学的范例。

在达维德·李勃列维里（1938年生）的文章中分析了西班牙哲学家X·奥特格-加塞特对德国唯心主义、特别是对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的态度。

在海尔姆特·卡尔·科林伯格的《罗伯特·穆吉尔的哲学主

张》一文中分析了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吉尔(1880—1940)的创作。这位作家注意的中心是这个问题:“现代生活世界怎么可能同科学方法有联系?”(第159页)穆吉尔否定这种联系的存在。按照他的意见,我们生活在两种彼此都是严格受限制的文化中:这就是技术的文明和道德。虽然现代生活关系基本上是由科学技术进步所决定的,但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却不可能从科学的要求出发。穆吉尔的哲学主张不是否定哲学,而是以艺术作品的形式讨论哲学问题。

第三部分包括两篇关于伦理和法律问题的文章。在约翰尼斯·施瓦特林德的《人的权利和世界上实践方向的必要性》一文中,论证了这样一个论点:人的权利是人们共同活动的基础,是人在世界上的实践方向和理论方向的前提。在艾里赫·哈恩杰尔(1912年生)的文章中,从历史哲学方面分析了“友谊”这个现象。

论文集的最后一部分讨论理论认识问题。

艾哈德·艾泽尔在《哲学的科学理论转折。关于理论哲学的自我论证问题》一文中认为,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同哲学的真正对象相联系的。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就是这样的对象。“真理的研究始终属于理论哲学的管辖范围”(第233页)。在约瑟夫·吉蒙(1930年生)的《关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概念》一文中分析了因果关系问题的历史哲学方面。洛塔尔·舍费尔和维利海姆·路特费尔茨的文章分析了与先验的综合判断和形而上学认识的范围这两者的科学理论状态有关的问题。

B·Y·巴布什金

(苏联《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哲学和社会学类)》,

1978年第4期。自信译)

(美)P·斯特恩:

《马克思对哲学的批判》

(《纽约,《阐释》杂志,1976年第5卷第3期)

马克思对哲学的批判是根据对哲学固有的根本局限性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德国唯心主义把思想当作唯一真实的实在,这使它不能揭示人的生存的物质条件的真正作用。此外,由于确认理性是唯一的实在,哲学仍然是非批判的,或者对它自己来说是“非哲学的”,也没有对自己本身的根据进行反思。哲学,第一,没有看到自己的原理的任意性,第二,没有认识到它从抽象开始就不能超出抽象的范围。

斯特恩指出,马克思对非批判的哲学前提进行的批判是有力 and 彻底的。这个批判是以哲学本身制订的理性和真理的标准为根据的。在马克思看来,取消哲学是必要的,因为哲学追求超时间的没有利害关系的真理这个基本要求已被驳倒了。但是,哲学家不是不偏不倚的真理寻求者,他们是自己社会的产物,他们不了解社会的机制,而社会的力量也无法控制。马克思对理性——哲学的这个至高主体——的批判起源于对理性的坚强信念。否则,在作者看来,就不可能解释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历史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朝着建立一个自由人们的普济社会的方向发展。作者认为,马克思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理是指世界应该按照理性的原则加以改造。按照作者的意见,马克思思想通过对哲学的批判使人得到解放,这种批判可以扫除物质发展道路上的一切意识形态障碍,因为不是在思想或意识中,而应该在物质生产本身的发展中寻求为解放所需要的合理性。

“因此,马克思的思想综合了并克服了以前的全部哲学。但是,

马克思的思想最终还是要取消哲学。须知马克思确信，哲学的终极真理在于承认哲学的真正实现只有在实践中完成，因为实践能够充分地体现哲学的真理。因此，哲学的取消同时就是人的全面实现。这样，取消哲学就意味着消除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之间、潜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自由和必然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那种似乎是永恒的脱节现象”。

Ю·基麦列夫

（苏联《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哲学和社会学类）》，

1977年第4期。玉清译，自信校）

（苏）В·П·阿库洛夫：

《哲学、哲学对象、结构以及哲学 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克拉斯诺达尔出版社，1976年）

哲学对象的定义问题，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理论的现状并考虑哲学史的发展来解决的。在第一章《论问题的历史》中指出，哲学这门科学的形成是同亚里士多德的名字相联系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意见，哲学研究的是存在本身及其起源和原因（第7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单一的和感性的东西不是真理，真理只是一般的和思想的东西”（第9页）。因而，他把一般的、本质的概念同真理的概念混为一谈，把客观辩证法同主观辩证法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对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不彻底性，主要是从唯名论和感觉论的立场来进行批判的。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在否认形而上学是关于超感性的存在的科学的时候，他们也否认形而上学是关于普遍性的科学。另一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的创始人李凯尔特把它叫作认识主义）则集中注意逻辑、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问题。按照康德的看法，我们的知识只

带有现象学的性质，因此，形而上学不可能是关于存在的科学。

哲学对象问题的这两种观点对十八世纪所形成的哲学的结构有重大影响。哲学现在首先是存在的哲学和精神的哲学了。本体论和认识论却成了失去内在相互联系的孤立的东西。黑格尔企图排除这种二元论，宣布意识是实体，而思维则是意识存在的方式。黑格尔把世界看作是自我认识的概念。哲学进一步的发展导致两个原则问题的提出：“一，一般说来，存在物有没有这种一般的本质，如果有的话，那么，存在物的存在方式是怎么样的？二，不可能恰如其分地认识存在物的这种一般的本质，如果可能的话，那么，这种认识的途径是怎样的？”（第20页）？

作者批判地考察了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本体论这种论断的论据。他把本体论理解为“关于世界”本身的“科学”，“更贴切地说，关于世界的本质实体、世界存在的方式和普遍规律的科学”（第23页）。按照作者的意见，哲学作为本体论的必要性是由局部科学知识的根本局限性所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仅是本体论，而且同时也是认识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在认识行为上是客观地被区分开的……关于事物的判断并不是关于这个判断本身的判断。

在第二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存在（本体论）的学说》中，作者捍卫物质是本体的观点，并批判物质定义的属性观点，其理由是：把本体（属性观点所认为的）归结为纯粹存在，而不指出存在的东西最终引起属性的本体化。实际上属性“并不存在，它表现存在的内容，即物质存在、本体存在的内容”（第58页）。哲学作为世界的普遍理论，“只能是物质的普遍理论，即物质是什么，它如何存在和如何认识的一种理论”（第60页）。哲学作为物质的普遍理论，研究物质及其属性的关系，哲学比辩证法更广泛，辩证法只是哲学的一部分，它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

不论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物质和运动的关系问题。唯物主义同辩证法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